

兩岸之子

2002年，SARS，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，在中國廣東首發。

2003年，三月十四日，台灣第一個SARS可能病例爆發。

2003年，我們家邁入「兩岸家庭」，第三年。

尤記得，那天早上，我跟姐姐一如往常般睡眼惺忪地喝著熱好的牛奶，媽媽也一樣慣性動作地幫我跟姊姊梳好她理想中的女兒髮型。媽媽把我跟姐姐沒吃完的早餐塞進我們的便當袋後，轉身打開抽屜，拿出兩個新的醫療用兒童版口罩。

媽媽彎下身子對我們說：「這是今天的，新的，等等出門就戴上。媽媽還有把三個新的口罩放在姊姊的書包裡，妹妹如果你的弄丟了要去跟姊姊拿，知道嗎？」

我們倆：「知道了，媽媽辦辦。」姊姊便牽起我的手走出家門口去搭小學校車。

那年，SARS的疫情台灣造成人心惶惶，還在讀小學的我似乎不太懂它的可怕，也不知道為什麼在校車上只有我跟姊姊每天每天都要帶著口罩，更不清楚為什麼爸爸已經好久好久沒有回台灣了。但我卻深深記的媽媽在那時跟我說的一句話。

「你們一定要記的，千萬別跟任何說你們的爸爸在上海工作，千萬不可以跟任何人說，知道嗎？」

「為什麼？為什麼不可以說？」我問媽媽。

可是那時校車時間要來了，媽媽來不及回答，她匆匆忙忙把我跟姊姊推出門，但一樣塞了口罩給我們。

到了營養午餐時間，我跟小學裡最要好的朋友說了一件事。

「詩潔，我偷偷跟你說個秘密喔，全天下我只有跟你說喔，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說喔？」

詩潔：「好啊！當然，我幫你保守秘密。」

我：「我媽媽今天早上好奇怪，她跟我說我絕對不能說出我爸爸在大陸工作，好奇怪喔。」

詩潔她突然不說話，眼神也不再看我，兀自吃著她的營養午餐。

三天之後，生活綜合課要進行分組。可是奇怪，是那時的我惹了誰生氣？是那時的我壞了誰興致？是那時的我幫了誰倒忙？大家都快快樂樂在討論接下來班導師給的闖關題目，而我，我卻被孤零零地丟在教室的角落，沒有人要跟我同一組。

滿腹的疑惑跟滿眼眶的淚水，我跑去問老師：「老師……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不要跟我同一組，我的好朋友好像都不認識我了，我不知道我哪裡做錯……」

這時，班上最搞笑的小胖子，阿兆，剛好經過我跟老師旁邊，他無心的說：「老師，同學說小柔她爸爸在大陸工作，我媽媽跟我說不要跟小柔相處，她很危險。」

我沒有危險，我哪裡危險？滿腦的疑惑比那時的九九乘法表還複雜，沒有人願意當著我的面狠心跟我說明真正的原因。如果可以，我很想把我最愛的爸爸從上海搬回來，搬到教室的講台上，我會主動牽起他的大手，勇敢且大聲地跟全班說：「他是我爸爸，他不危險！我也不危險！」

可是，我什麼都不能做，無能為力且力不從心，但那時耳畔彷彿傳來在電話裡熟悉的爸爸的聲音。

爸爸跟我說：「妹妹對不起，爸爸很想回台灣陪在你身邊，可是這邊疫情很可怕很嚴重，爸爸現在回不去。」

我沒有回答爸爸，只聽到眼淚眼滴落在我的手掌心，答的一聲，很重很沉。

2012年，邁入「兩岸家庭」，第十二年。

奶奶的病情從小感冒轉變成肺癌，她的健康每況愈下，親戚們都輪班在醫院裡照顧奶奶。媽媽一句話都沒說就接下照顧奶奶的責任，除了爸爸會每兩個月搭飛機回來照顧奶奶，其餘的時間爸爸都只能藉由媽媽口中得知奶奶的病情。

長輩們討論的聲音很小聲，我的耳朵已經拉到不能再長，卻只聽到一些隻言片語「……不要跟阿淼說媽媽的事……先騙阿淼……騙他……」

「……等老媽回家後……阿珍你打電話跟阿淼說該回來了……」

那年七月的晚上，所有的病痛都已不再折磨奶奶，奶奶離世了。

深夜裡，一路上救護車都沒有鳴笛，寂靜地將奶奶載回她心繫的新竹老家，那晚所有的一切都為奶奶的離世而沉默。救護車裡有伯父跟姑姑陪著奶奶，其他的子女則開著車跟在救護車後頭。在我們家的車子裡，一樣沉默，我只看到媽媽的握著方向盤的手一直在發抖，而車子裡只有三個人，媽媽、姊姊、我。

媽媽不願在我面前播電話給爸爸，可是我還是依舊哭聲找到在奶奶的靈堂旁守靈的她。

她對手機裡的爸爸說：「老公……你可以回來了。」

嘟，一聲。爸爸一句話都沒說就把越洋電話掛斷了。

在桃園機場第二航廈的出境大廳裡，遠遠地我們就看到爸爸。我跟姊姊說出第一百遍：「爸爸你回來了！」可是這回爸爸沒有理睬我們，他的背影很沉，眼睛很腫，而且爸爸的手邊沒有任何一件行李。

車子一路疾速駛向新竹老家，爸爸突然打破快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他問媽媽：「為什麼一直騙我說老媽很好？為什麼大家都要騙我？為什麼你們不讓我看到老媽的最後一眼？為什麼？」

媽媽哭了，她說：「跟你說有什麼用？你放下事業的一切趕回來也救不了老媽，你搭飛機奔回來也幫不上忙。大家都是為你好，我們一直都為你著想……一直都為你……」

「奶奶，爸爸回來來看你了，爸爸回來了。」我看著奶奶的遺照說著這句話。因為手裡拿著三炷香，我一邊努力克制顫抖的手，一邊把身子移靠進也握著香的爸爸。爸爸回來陪奶奶了，我也在爸爸身邊陪他。

在新竹老家的凌晨三點，在發現房間裡仍不見爸爸後，我便去超商買了一杯熱咖啡，走向爸爸一定在的地方，靈堂。

「爸爸你還不去睡嗎？我來守靈好了，你剛剛下飛機很累的，爸爸你先去睡一下。」我一邊說一邊將手裡的熱咖啡遞向爸爸滿是淚水的手。

但爸爸只接受我的咖啡，沒有接受我的要求。

爸爸：「之前都沒有時間好好陪你奶奶，現在我只能盡我最大最大的孝心陪伴她的最後一程。拜託讓我陪她好嗎？拜託……」

爸爸突然哭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爸爸一直守在靈堂前，直到天亮。而今年，2015年，邁入「兩岸家庭」，第十五年。

我們走過了風風雨雨，經歷了生死別離。我在此岸，爸爸您在彼岸，然而我們的愛永遠在一起。